

加莱亚诺——发出拉丁美洲之声

陈众议



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

血液就这样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发达国家过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发达国家也就因此变得更不发达。

——摘自《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亲手赠予美国总统奥巴马,从而引发国际媒体的热议,使这部隐居亚马逊网站排行榜6万名之后的作品迅速飙升至西班牙语类图书第一位、英语类图书第二位。该书作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也因此名满天下。

风雨岁月——

经历人生跌宕起伏

关注拉丁美洲的读者应该不会对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感到陌生。1940年9月3日,加莱亚诺出生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早年经历坎坷,曾当过工人、邮差、打字员和银行出纳,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记者生涯。60年代末,他用4年时间研究和收集资料,于1971年完成《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写作。之后不久,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加莱亚诺被捕入狱,后被迫流亡阿根廷。1976年,阿根廷魏地拉将军发动政变,加莱亚诺再次被列入政治黑名单,不得不逃离布宜诺斯艾利斯,远赴西班牙避难。其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

血管》在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被禁止发行。10年后,拉丁美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加莱亚诺返回乌拉圭。面对充满新的矛盾和斗争的社会现实,他以笔为“枪”,继续致力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2005年,在查韦斯的倡议下,南美国家合资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成立了南方电视台,加莱亚诺被聘为顾问。2008年,加莱亚诺在蒙得维的亚接受南方共同市场授予的首个“荣誉公民”称号。

集新闻记者、小说家和散文家于一身的加莱亚诺著述颇丰,自1963年第一部文集《来日》问世至今,其各类散文、小说、政论、纪实和时事评论论结集已达30余种。1964年的《中国》是他对新中国的礼赞;1975年的小说《我们的歌》和1978年的纪实文学《爱情与战争的日日夜夜》,则双双获得古巴政府颁发的“美洲之家”文学奖。

历史妙笔——

撰述拉美百年孤独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一部用散文诗和政论文写成的揭露新老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进行侵略掠夺的历史。该书问世时正值拉美遭受军

人专制与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压迫,南美诸国可谓外国资本横行,军事政变频发。作品的第一部分“地球的丰饶造成了人类的贫困”,阐述西方旧殖民体系如何凭借其坚船利炮对拉丁美洲进行瓜分与掠夺;第二部分“发展是罹难者多于行者的航程”,批评新殖民体系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跨国资本、技术等手段扼杀拉美的民族工业。常有知识分子这样慨叹:“可怜拉美,距上帝太远,离魔鬼太近。”30多年来,此书先后被译成30余种文字,已成为拉美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智利著名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称该书为“超级天才之作”;巴拉圭总统卢戈则盛赞“加莱亚诺发出的曾经是、现在仍是拉丁美洲之声”,“他用历史的妙笔,蘸取希望的永不褪色的墨水,描述了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

进入21世纪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加莱亚诺依然笔耕不辍。2004年,他的文学著作《时间之嘴》发表,作品抨击了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并对“全球化”提出异议,认为“关于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说法,无异于一派胡言。对于资本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没有边界,但对每个人来说,它不仅有边界,而且处处壁垒森严。同时,荒谬的事情时刻在发生。当今世界早已怯懦

充斥、使人变得麻木不仁”。

最近两年,加莱亚诺又发表了《致未来先生的信》和《镜子:几乎世界史》两部著作。前者对世界未来充满忧虑,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新的血泪控诉;后者则被看作是一部弱者的世界史,书中摘取的并非历史学家通常关注的强者的故事,主要人物多是“没有照片或画像、甚至无名无姓的普通人等”。

作品魅力——

充满政治艺术激情

30多年过去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的魅力依然不减,其主要原因与加莱亚诺充满政治和艺术双重激情的文字不无关联。他的许多重要思想正是通过其个性化语言和一个个生动的比喻嵌入了读者的脑海。

在《致未来先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最尊敬的未来先生,我给您写信,并不是为巴结您。先生您广受众生爱戴,我却是个例外。就像和某个吉卜赛女郎邂逅,我要做的必定是撒腿逃跑,因为我生怕被她逮着小手并赋予诸如此类的残酷。”“可是,神秘的先生,问题是我们正在丧失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强权者已经将它变成足球,用战火将它把玩,仿佛它是一枚手雷;贪婪者也在将它肆意挤压和吸吮,仿佛它是一个柠檬。这样下去,我怕这世界早晚变成太空中一粒僵死的顽石,没有田地,没有水分,没有空气,没有生灵”。加莱亚诺于是向未来先生哀告:“资本主义是野蛮的体制。它的罪行罄竹难书……”

加莱亚诺的思想明显秉承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思想界、文学界的本土主义精神。曾几何时,相当一部分拉美知识分子将现代化与西欧或美国化混为一谈,提倡来者不拒,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拉美的种族混杂和文化多元,而这种混杂和多元使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宇宙主义基因”。但是,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所催生的本土主义精神却认为,宇宙主义是无视拉美现实和弱者利益的神话。拉丁美洲几乎就是在这两种思潮及其衍生或裂变的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中不断震荡、发展。

别样

“飞行餐”

管克江

地,加上靠近机场,许多飞行员和乘务员都爱来这里用餐。“我的餐厅就像个博物馆,让他们感觉很亲切”,斯蒂夫说,“许多美国宇航员都为飞机餐厅留下签名,孩子们也很喜欢这里。在飞机舷梯两旁张挂着各色颜料涂抹的飞机图画,都是跟着家长来就餐的孩子们画的。印第安纳州有位父亲从电

视里看到飞机餐厅的广告,特意带着儿子飞过来体验。”机舱同普通的餐厅连接在一起。每张餐桌上都印着飞行航线图。菜单自然比飞机上的配菜丰盛,主菜有鸡肉三明治、烟熏三文鱼、海王星牛排等,菜量大,味道还真不错。斯蒂夫说,餐厅平时有30多名服务员,夏天旅游旺季时人手会增加一倍。如今因金融危机影响,游客人数减少了,生意比以前难做些,不过今年比去年好。听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斯蒂夫高兴地说,他正准备给菜单再加上几道中国菜,届时欢迎中国游客到他的飞机餐厅做客。

“欢迎搭乘本次航班,请问几位乘客?”走进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机场附近的这家“飞机餐厅”,一位飞行员模样的男子迎上前来。环顾四周,这里和飞行的联系还真密切:墙上悬挂着历史上著名的飞行员和飞机的照片,背景音乐来低沉的飞机轰鸣声,餐厅尽头则是一面硕大的飞机机翼。

这位男子原来是餐厅的老板斯蒂夫。他热情邀请我到飞机上用餐。这的确是一架飞机——退役的波音KC—97空中加油机。“这可是不远千里从得克萨斯买来的,运费比飞机还贵,幸亏我太太不知道。”斯蒂夫神秘地对我说。

斯蒂夫从小就爱开飞机,后来他继承家业经营餐馆时,就怀揣着开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餐厅的梦想。2002年,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自从这家飞机餐厅开张后,前来旅游的人们又多了一个去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是美国空军指挥学院所在

提到汤加,眼前会呈现一幅海天一色、椰树摇曳、充满热带风情的图画。尽管汤加只是一个陆地面积747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岛国,却发行了不计其数且非常独特的邮票,因此又被称为“集邮之国”。

因酷爱集邮,去汤加前,我搜集了不少汤加的邮票资料,到那里不久,便恳求司机带我们去了岛上的一家邮局。这家邮局不大,但丰富的邮品却让我眼花缭乱。

汤加的邮票色彩多样,主题涵盖人物、生肖、动植物等,而最具收藏价值的则是它的异形邮票,除基本的方形邮票外,还有三角形、十字形、水果形、动物形、地图形以及体育运动和名人剪影。汤加的邮票像啤酒瓶上的商标,是世界上最大的邮票,已经成了汤加的“名特产”。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世界上有什么形状的物体,汤加就敢印什么形状的邮票。的确,这些有趣的异形邮票,多以实物为形状,

汤加邮票

张宏宇

如汤加国的地图、轮船、金币、花卉等。汤加的邮票不仅形状特别,材质也非同一般,除了纸质的,金属材质的邮票也屡见不鲜。随行的友人纷纷购买各式邮票,我却购买了不少首日封。同时要求售邮票小姐盖上不同的邮戳,有风景,也有各种纪念活动的。此外,一些专门用来分隔邮票用的小花边也成了我的收藏对象。

在邮局陈列的邮品中,我惊喜地发现了汤加发行的中国十二生肖邮票,立刻将柜台里剩余的十多套生肖票全部买了下来。一般的邮票背面都涂有胶层,沾水即可粘贴使用。但是汤加属热带雨林气候,常年气温偏高,空气潮湿,邮票背面的这层胶质不易保存。于是汤加人便想出了采用“不干胶”的办法,用时揭下即可贴在信封上,同时还可以起到宣传作用。因为每张邮票的蜡纸上都印有一句话,内容多富历史文化色彩。其中一张写着“纽阿福欧岛”(汤加语音译)字样,意为“瓶邮之岛”。这个隶属汤加的小岛与主岛相隔较远,早年间无法停泊船只,人们只能采用“瓶邮”的方式传递信息。方寸间记录的历史让人们们对汤加有了更深的认识。



本版责任编辑
王小光 李 琰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欧洲最后土著 今何在

雷 达

复这个欧洲“最后的土著”的文化。但是,萨米文化已被破坏得几乎只剩皮毛,恢复起来又谈何容易。

在基律纳市,《瑞典指南》上是这样描述的:“这里是体验萨米文化最好的地方。”可真到了基律纳,若想寻访萨米人的足迹,要么参观博物馆,要么报名参加旅行团,除此别无他途。

萨米博物馆的面积不过100多平方米,参观者寥寥。博物馆内展品不多,有一些萨米人的传统服饰,也有仿效当年萨米人狩猎、捕鱼情形而做的模型。其中一块介绍萨米人现状的说明牌上写道:“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瑞典萨米人的精确数字,因为大多数人已经搬离了北极圈周围这片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迁到南方一些大城市去生活。而从他们的衣食住行上,连萨米人都讲不出自己和瑞典人有什么不同了。”

基律纳仅剩的几百名萨米人中绝大多数也在城市里“隐居”起来,只有少数从事旅游业的萨米人,在旅游团到来时,会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在游客面前喂喂驯鹿,并出售一些手工艺品。

为了体验萨米文化,我随旅行团驱车来到基律纳郊外的奥罗斯小镇参观。据说这里居住的全是萨米人,可无论从小镇建筑风格还是从穿梭其间的路人身上看,都与瑞典其他村镇别无两样。小镇外倒是有个驯鹿场,还有一个萨米族传统的圆锥形小木屋,但那属于旅游项目,不付费是不能参观的。这就是今天展现给世人的萨米文化,仅此而已。

当然,人们也可以从萨米人的传统手工艺品中去寻找这个古老民族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精神。比如萨米人特有的鹿皮靴子,皮毛的方向有前有后,这样可起到防滑作用;而靴底部分高高翘起,可避免在厚厚的雪地行走时陷入其中。这两项萨米人的创造都被应用到了现在的滑雪板上,甚至有人说这种靴子就是滑雪板的雏形。还有萨米人刻在鹿角上的图形,有的象征自然界的太阳、雷电,有的则代表着家庭的和睦。很多从事萨米民族传统手工艺制作的人是地道的瑞典人,对于刻在鹿角上图形的含义毫不知晓,甚至很多萨米人自己也无法解读。

绝大多数萨米人都在向现代生活方式靠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成功了。但对萨米文化而言,却是一种悲哀。离开基律纳时,听说那里将举行一场关于萨米文化的研讨会,题目发人深思——在保护传统与走向现代之间选择。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题图:奥罗斯小镇上萨米人的驯鹿场。 雷 达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全球企业界裁员之声四起,让我不禁想起伊藤淳二的裁员法则。

伊藤淳二曾是日本知名企业钟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从1968年至2003年一直是公司掌门人。其间,企业经历了风风雨雨,遭遇了多次经营管理危机。为求生存谋发展,伊藤也曾面临过裁员难题,但他每次对裁员的独到做法,都能让员工和社会看到企业新的希望,并让企业摆脱阵痛,重获生机。

林 宁

1968年,在伊藤出任钟纺集团公司总经理时,公司已陷入严重的管理危机。如不进行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裁掉包括管理层在内至少1000名员工,企业经营将难以维系。面对裁员这一选择,伊藤更多考虑到被裁员工的感受和利益,在辞退员工的同时实施两项保障措施:一是确保被裁员工有新的工作。伊藤亲自为他们写好就业介绍信,恳请接收单位多多关照,如果员工被对方接受,伊藤则再向这些单位发去感谢信。二是向每位被裁员工赠送500至1000股的钟纺股票。伊藤希望以此保持与这些员工的联系,员工有困难时企业尽可能提供帮助。

伊藤担任董事长后,钟纺遭遇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打击,企业一度濒临倒闭。在这种情况下,裁员无疑难上加难,因为企业规模较之以前扩大了很多,裁员人数一时无法把握。为此,伊藤果断提出了“冻结职工薪金一年”的不裁员提案。在提交工会通过时,伊藤声色俱厉地对工会领导人说:“如果有人反对我的提案,请先把我裁掉,因为我是企业的领导者,我应该先牺牲。”一个月后,工会通过了不裁员方案。当年,公司所有员工都毫无怨言地坚持生产,终于让企业起死回生。

伊藤的故事耐人寻味,他应对危机的举措折射出非凡的管理策略,他的裁员法则给人以教益和启迪:裁员不是企业唯一的救命稻草,能不裁尽量不裁;裁员之前要先裁掉企业领导自身的利益;领导要实实在任关心被裁员工的利益;裁员后,企业也应尽量与原来的员工保持联系,力所能及地帮助员工找到新出路……

促使伊藤这么做的,是根植于他心中的一种经营理念,这一理念就是“企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即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企业与员工都要同舟共济、共存共荣。伊藤把员工看作是与自己同一条船上作业的人,不管遭遇多大风浪,都应全力避免任何一位船员受到伤害。

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不少企业家深受裁员难题困扰。读一读伊藤淳二的故事,用心感悟他的裁员法则和经营理念,或许能找到精彩答案。



以弗所的背影

祝寿臣



千年古城以弗所位于土耳其西部的爱琴海东岸。我们在同伊兹密尔新闻界交流后,来到这座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城遗址参观。

以弗所古城公元前11世纪由爱奥尼亚人所建,后经罗马帝国时期扩建发展成为声名显赫的都市。在漫长的岁月里,以弗所屡遭战火蹂躏,又屡次重建。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将以弗所纳入希腊帝国版图,这时的以弗所兴盛繁华达到高峰,人口达四五十万。以弗所最终毁于地震和港口淤塞。

爱奥尼亚人在城市建设中,把人体美赋予建筑,广泛采用柱型架构,配上大量雕塑和壁画,创造了闻名世界的爱奥尼亚式建筑风格。我们在以弗所古城遗址看到,一根根大理石柱头具有爱奥尼亚式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柱头左右各有一个秀逸纤巧的涡卷,就像一位端庄的女子亭亭玉立。我们来到赫拉克勒斯之门。门柱上面的赫拉克勒斯大力士雕像清晰可见,但拱门上面原有的胜利女神浮雕早已不见踪影。不远处的普里塔内翁圣火台仍保存完好,作为以弗所象征的维斯塔女神守护的圣火,曾经燃烧了几个世纪。

我们走在大理石铺就的街道上。遥想当年,街道两旁竖立着雕刻精美的大理石柱街灯,每当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市内游人如织,港口商船云集,一派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如今,街道两侧的大理石柱已残缺不全,只有铺在街面上的大理石块仍然光可鉴人。这条大街上最精美的建筑是哈德良神庙。哈德良是公元二世纪前叶罗马帝国的君主,帝国在他统治下获得广阔的疆域。神庙就是献给这位罗马君主的礼物。

以弗所当年是重要的宗教圣地。基督教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圣保罗曾在此传教。保罗是生于今土耳其境内的犹太人后裔,开始坚持犹太教

传统,后来皈依基督教。他一生中进行了漫长的传教之旅,足迹遍及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各地,影响深远。公元53年,保罗来到以弗所布道,赢得了大批信徒,并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堂。然而,保罗的传教活动在以弗所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地的珠宝商靠贩卖阿尔忒弥斯的银像赚钱。改变信仰无异于要断他们的财路。于是珠宝商们在大剧场组织万人大会,反对保罗。保罗被迫出走,最终被囚于罗马。在狱中,他写下了著名的《以弗所书》给远在以弗所的外邦信徒。

继续前行,以弗所的标志性建筑——塞尔丘克图书馆遗址(见图,祝寿臣摄)便映入眼帘,它是罗马人提贝留斯为纪念其父塞尔丘克统治以弗所而建的壮观建筑。整个建筑的外墙呈金黄色,远远望去,金碧辉煌。据说,荷马、亚里士多德都曾在此写作教学。据推测,当时图书馆藏书超过1万册,号称当年世界三大图书馆之一。

靠近北门的建筑是可以容纳2.5万人的圆形露天大剧场。这个剧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古罗马剧场之一。依山坡顺势而建的梯田式观众席,错落有致,紧凑美观。剧场前排是为贵族专用的贵宾席,后排座位是普通席。中央舞台的设计也很别致,整个剧场由几十米高的石墙环绕着,音响效果极佳。这里曾经上演过堪称西方戏剧曙光的古希腊悲剧。后来,罗马人改建了剧场,并引进了更具游戏性质的角斗士表演。据说这个剧场现在还在使用,每年夏秋之际的艺术节期间,这里天天有演出。

露天剧场对面是500米长的港口大道。大道两侧装点着精美的大理石柱廊。当年的港口大道直通爱琴海岸。据说,马可·波罗就是从这里走向爱琴海、走向中国的。

昔日美丽的古城早已消逝,但它留下的断壁残垣、石柱、拱门就像美女远去的背影,依然迷人。